

稗乘

四

因話錄卷上

唐趙璘

玄宗柳婕妤

余外曾祖姑也

生延王玢

婕妤好有學問

肅宗

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

家皆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之女睦州刺

史之妹也

柳氏西京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華

承之子右丞諱範

國史亦有傳少而後邁風格

清異能為江南折桂

令詞調情絕見媚於時自

周隋已後家富於財

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

嬌陳者姿蕤俱美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請之

悅焉嬌陳曰君有錦帳三十即奉事終身蓋以

斯言戲之爾翼日遂如數載帳以往嬌陳大驚

且賞其奇特竟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

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

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許其歸
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有稱內職者可言
之嬌陳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立爲婕妤生
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爲官政績
載於家傳此偶
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寵見
於殿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
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
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
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上
密爲太子曰吾非不疑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
女優有美假官戲作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椿
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
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上
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眉不視上問其
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
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
尊之體果寬也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
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
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公主
卽柳

母展之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
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
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
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卽以書急召之旣至汾
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
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旣而曰禮緣人情今公勲
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
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

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曉父其中叙特恩許致

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其文曰維年月日駙馬都

尉郭曉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取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大違聖日上登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勩育所鍾姻戚克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恨守方鎮不獲陪臣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推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

愛姬南陽夫人及季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佐助之功忿媚不相能尚父不能禁上知之各賜金帛及簪鏤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一姬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也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天子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

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屨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菜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

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尹詰之對曰
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樓每登鴟
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
見群鴟盛集今覺景像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
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却係
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
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故遞遷
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
下詔李趙公吉甫時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

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今李相程初
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
始表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
由是與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
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時授高陵縣令裴尚書
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
游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
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
知否

伯父諱係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之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旣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者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賊汚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賊若德輿在自犯賊朕且不赦况其宗族也

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鷄優人稱嘆大好鷄上曰鷄旣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院學士章服續有待詔亦欲賜者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且待別日文宗欲以章宣州溫爲翰林學士章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章溫朕每欲用之皆辭

訴用父命不從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
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
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
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
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沙門履險若平地換塔抄一柱傾
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
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
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

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
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
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合
有官李無以對

文宗將賜杜棕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
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以白衣衫賜
之年小未有官又難假以服色但賜諸衣無衫
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

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

直無益時予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舍元殿受朝賀

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奏之以疏曰伏

大殷萬國來朝華夷願睹盛儀士庶固當胥悅但切聞關輔之內頻歲不登自冬已來降雪極

少尚須祈禱方軫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理全人心爲便伏

乞且援此例仍御宣政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冀稱觴萬壽不愆元會之儀禮酌一時益表聖

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詳管見明日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

年御舍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謨奏

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况當無事之

時陛下肆朝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
華州奏失火賊劫下邳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
朕之憂焉豈謂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政
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
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
請更除八人上曰諫者但要職業修舉亦豈在
多只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
聞所未聞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
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勲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

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
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
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屬官
必是所請不當聖上親厚之不以武臣待子儀
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
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王諸子泣告於王言虞
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嘆者
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子儀諸兒皆奴材
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